

四妹子

作者：陈忠实

机器，那利润比养鸡强多了，大多了。她说，政府现在宣传鼓励农民搞好家庭副业，好些乡村女人眼见她养鸡得了利，发了财，都跟热手痒了，来年春天的雏鸡无疑会是紧俏货。四妹子说：“这一步棋瞅准了，下手要早，单是忙前这一季，赚上万把块钱不成问题。”

老公公不由得愣愣地盯住了三儿媳，心里暗暗佩服。这个陕北女人对明年可能出现的小鸡热销的估计完全对头，趁此机会孵化小鸡是有眼光的。他想热烈地肯定儿媳的这“一步棋”，临到开口时，却说成了这种话：“这步棋倒是看准了。我说嘛！要那么多钱做啥？就这三百母鸡，收入的钱够吃够穿够用了，算咧！一下子抓到那么多钱，万一日后政策上有个闪失，钱多反倒成了祸害了……”

“从目下形势看，政府号召农民挣钱发家哩！广播上从早到晚都在说这话。”建峰插言说，“至于日后会不会变卦，怕是神仙也难预料。”他说这话，用的是一种不介入的清高语调，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变了卦再说变了卦的打算。现在允许咱挣钱我就要挣。”四妹子毫不动摇，“爸咄！你甭怕，万一日后把我当新地主斗争，连累不

(上接2017年8月4日第B4版)

第十七节(下)

过了几天，那位解记者又来了，询问鸡场的发展。四妹子却想，记者们消息都很灵通，就探问可不可以雇工和雇工不算剥削的事。记者似乎还没有获得这个具体问题的权威答案，说得含含糊糊。由此却引出了四妹子给公公婆婆发工资的事，解记者大感兴趣，追根刨底，问得四妹子简直都无法回答了。几天之后，报纸上就有一条显赫的标题——

媳妇给公婆发工资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质变

四妹子接到解侃寄来的报纸，看了，看得似懂非懂。她真服了这个耍笔杆子的，一件在自己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事，让他给分析出那么多的意思来，真是了不起！

这年到头，四妹子给两位老人做了一身新衣服，而且买回一台电视机。大年三十晚上，一家老少欢聚一堂，真是“春满乾坤福满门”。包完饺子，四妹子就说出了下一年的发展计划，她算了养鸡卖蛋的账，获利虽不少，还是不理想。她要买一台孵化雏鸡的

机器，那利润比养鸡强多了，大多了。她说，政府现在宣传鼓励农民搞好家庭副业，好些乡村女人眼见她养鸡得了利，发了财，都跟热手痒了，来年春天的雏鸡无疑会是紧俏货。四妹子说：“这一步棋瞅准了，下手要早，单是忙前这一季，赚上万把块钱不成问题。”

了你的，你是我雇来的长——工嘛！”

老汉扭过头笑了。

“买下孵化器，就得雇人了。”四妹子说，“需要好几个人哩！”

“不敢！”老公公坚决反对，“共产党允许农民挣钱，可不准雇长工呀！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你甭胡来。”

“那怎么办？”四妹子也不敢坚持，“可那孵化器，一装上鸡蛋，黑天白日不能离人，要控制温度，要翻捣鸡蛋。小鸡出来了，要喂食喂水，还要检查种蛋……”

“让建峰回家来帮忙。”婆婆说。

“我正在钻研修理电视机的技术哩！”建峰说，“我见不得那些毛草货！一看见鸡呀蛋呀，就烦，一听母鸡叫唤，脑子就晕了……”

“那……这样吧，让你大嫂二嫂过来干吧，还有那几个侄儿侄女，都能干活了。”老公公想出了万全之策，“一来可以免去雇工剥削之嫌，二来也成全了你的两个哥哥。你们的日月过得好，也帮他俩一下。你大哥教书挣那几个工资，现时看起来就不如养一窝母鸡了……”

四妹子同意了。老公公的话，她不能不同意，那毕竟是亲兄弟啊！

新年的钟声响了，悠扬，雄浑……

第十八节(上)

兄弟三家联合经营的养鸡场办起来了。

一台浅蓝色的崭新的孵化器买回来了，在靠着街门一侧的土打围墙前，临时修盖起两间油毛毡苦顶的泥皮房子，做为机房。第一窝雏鸡的孵化工作从选择种蛋开始，直到小鸡破壳而出，四妹子几乎寸步不离。春节前，当她产生了、随之决定了要走这一步棋的时候，她就赶到二十里外的紫坡国营养鸡场去，在那里从选择种蛋到小鸡出壳看了一个全过程，她自己掏钱在国营养鸡场的职工食堂搭伙，无代价地跟班劳动，陪着值夜班的工人一起值班。现在，她在自己家里开始第一窝小鸡的孵化工作了。

她告诉侄女雪兰和二嫂，在电灯光下，可以看到蛋壳内有一个黑点的鸡蛋是受过孕的种蛋，而没有黑点的蛋是水蛋，孵不出小鸡来的。她

告诉她们怎样控制孵化机的温度，直到帮她们辨识那只温度计上的刻度。侄女雪兰毕竟有点文化，多说两遍也就记住了。而二嫂则白眨着一双眼睛，今日刚记住一点儿，睡过一夜又忘了。这个骂大街一骂三天可以不骂重样话的愚蠢的二嫂，却总是记不住机器上头那些旋钮的名称和作用，最后只好换由她的二女子小红来替代。四妹子带着两个侄女，终于孵出第一窝小鸡来，两个侄女高兴得把刚刚出壳的第一只小鸡抢来夺去，在她们的脸上抚摩，甚至用嘴亲那细茸茸的乳白色的绒毛。

对这件事最称心的要数吕克俭

老汉了。

老汉从早到晚，没有闲暇的工夫。他搅拌饲料，打扫鸡圈，背上大笼到河沟里去挖水芹菜，那是母鸡最喜欢吃的青饲料了。挑满一笼青草，夕阳隐没，凉飕飕的山风吹着肌肤，老汉点燃一袋旱烟，在沟坎上美滋滋地抽着。

三个儿子又合为一家了。在春节期间，由他出面，又由他主持，终于促成了三兄弟三妯娌的联合。他原先只是想让老大和二嫂的女人或儿女过来给老三家帮忙，由三媳妇给开工资，一来免去了雇工剥削的嫌疑，二来使老大老二家也增加经济收入。当他提出这个对无论哪个儿子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想法时，作教员的大儿子却提出三家联营。这样就彻底解除了雇工之嫌，而且可以使鸡场进一步扩大，增加自己也增加老三家的收入。譬如说，不仅搞孵化小鸡，原先的蛋鸡完全可以由现有的三百只扩大到七八百只，甚至上千只。老二也拥护大哥的办法。老汉把这种想法和四妹子一说，四妹子开头似乎有点不大乐意，随之就爽然应承了，说：“两位哥哥既然说出口了，我就同意这么办。”

又是由老大出主意，由四妹子出面向公社信用社贷款，因为四妹子目下有了名声，任何单位都愿意支持这个新生事物，而由他或老二贷款，就困难多了。他把一切都经过仔细的考虑，由四妹子出面申请，将款子贷到老大女二人和老二的名下，作为老大老二的投资，再把鸡场现有的活鸡作价入股，这个鸡场就属于三家联营了。

现在，三个儿子和三个妯娌以及孙儿孙女们，都奇迹般地统一在一个目的上了，出现了一种空前的繁荣兴旺协调的局面，这是老汉梦想过而始终没有实现过的一种生气勃勃而又融洽的家庭气氛。他不愿意看见一个儿子富得流油而另一个儿子穷困难过，三个儿子齐头并进，这是最使人舒心的事了。由于三家联合的形成，老汉自觉停止了继续领取工资，只说由儿子们凭良心给他供给吃穿就行了。他有使不完的劲，心情也是从未有过的舒展和畅快，现在不大提阶级斗争了，看来短期内不会有人在他的成份上再为难了，四清补订的几家地主和富农成份又恢复了中农。他想看见自己三个儿子都成为吕家堡最富裕的家庭，至于自己要不要挣儿子们的钱，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三家联营的鸡场，把分裂的三兄弟三妯娌又扭结在一起了。老大大在临近的小学校教书，过去一直是食宿在校，周六才回到家中过礼拜，现在，他每天傍晚骑自行车赶回家来，匆匆吃一碗饭，就自动在鸡场寻活儿干，直到半夜。

老汉背起一笼青草，在夕阳余辉中，走下山沟来了，回去铡碎了好喂鸡啊！

——待续——

(文章摘自努努书坊)

If you are experiencing feelings of depression or suicide, we're here to help.
Call IU Health Physicians Behavioral Health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如果你感觉郁闷、有自杀倾向，印第安纳大学医疗集团的心理专家可以帮助你。请拨打热线电话。



317.329.7313

印第安那大学医疗集团

For more highly-skilled physicians based in the Indianapolis area,
call 317.944.4000 or search online at iuhealth.org/iuhp